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三

民人乘氣以生

天創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民人乘氣以生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三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陽子者十

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
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
右手之少陽乙主右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
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
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
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
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
為陽腰以下者為陰其于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
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
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
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

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
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主春
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
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
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
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針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
摩灸熨刺病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
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
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

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為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為陽腰以下者為陰其于五藏也心為陽中之太陽肺為陽中之少陰肝為陰中之少陽脾為陰中之至陰腎為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柰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

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為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為左手之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針于夫子而私覽于諸方或有導引行氣喬摩灸熨刺病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

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且醒○原刻且誤作且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且醒岐伯曰明于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瘖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溜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胃三日而之腎三

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膻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膻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昡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膻膀胱三日而之小腸三日而上之心○原刻此二句誤倒依林德校素問引此文乙轉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腎病者少腹腰痛筋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閉三日腹脹三日兩脇支痛二日不已死本與此文大同小異甲乙經合為一條乃云三日而上之心心脹三日之小腸兩脇支痛既先心而後小腸又改腹脹為心脹削趾適履殊為武斷後人反據甲乙以改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聞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八三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術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鬼魅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原甚二字五篇依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

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鬪訟自刻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客于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于胞腫則夢洩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

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且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于身故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爲工逆者爲粗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爲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日甲乙其音角其味酸心爲牡

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爲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爲牝藏其色白其時秋其日庚辛其音商其味辛腎爲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爲五變。按五藏並以色時日音味爲次原刻肝藏日在味後肺藏音在時前與餘三藏不類必傳寫之誤今依甲乙經正之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岐伯曰字令接文義補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榮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榮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

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針九篇余親授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針者始于一而終于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針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下高不可為蓋恍惚無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雜之毫毛渾束為一可乎歧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針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針道非國事也歧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為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歧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

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審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內外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三

音釋

病傳第四十二

映徒結切

知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窮力安切

第四十三

會

黃帝內經靈樞經卷第十三

知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問曰淫邪發夢何由而然也

岐伯對曰淫邪發夢者由乎陰陽之氣不和也

夫陰陽之氣不和者由乎五臟之氣不和也

五臟之氣不和者由乎五臟之氣不和也

五臟之氣不和者由乎五臟之氣不和也

黃帝內經靈樞經卷第十四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于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風雨寒暑循

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痺或

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

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

也少俞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

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

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

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

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

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
 少而各異耶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
 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
 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抗傷
 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况
 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柰何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
 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
 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黃帝曰人
 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肉不堅腠理疎則
 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荅曰膈肉不堅而
 無分理者肉不堅

○原刻理下複衍理字又脫去粗理○原
 肉不堅三字並依甲乙經刪補刻此

下複衍粗理二字今刪去
 又甲乙經粗理作膚粗

者○此六字費解
 甲乙經無之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瘴者何以候之少俞

荅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瘴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
 也少俞荅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
 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荅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
 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留中畜
 積血氣逆留臆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故
 為消瘴此言其人剛暴而肌肉弱者也○原刻剛暴二字誤
 倒依甲乙經乙轉
 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者
 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大小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
 少俞荅曰顛骨者骨之本也顛大則骨大顛小則骨小皮膚

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怡然○原刻怡誤作不

與其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臂薄者○原刻然下衍

刪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

少俞荅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

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下者視其三部○原刻作各視其部

經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

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

聚乃作○原刻作誤作脾胃之間寒温不次邪氣稍至積積

留止大聚乃起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

荅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

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

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

氣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志意者所以

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温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

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

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

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

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

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

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

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
 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
 岐伯對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
 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原刻此
下命者字今刪去與下句一例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
 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邪
 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
 肺中悅而善忘難開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
 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瘴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
 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
 大則多飲善病胃痺喉痺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

屠黃○甲乙經居作通迫肺善脇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

苦病消瘴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胃偏痛也肝

小則藏安無脇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迫咽則苦膈中且

脇下痛肝高則上支黃切脇悅為息黃肝○切脇悅甲乙經作脇下急

肝下則逼胃脇下空脇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

脆則善病消瘴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脇下痛

也脾小則藏安難傷于邪○原刻此下衍也字依甲乙經刪與前後文一例脾大則

苦湊眇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眇引季脇而痛脾下則不加

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

善病消瘴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

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

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俯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
 為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癰易傷腎端正
 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
 所苦常病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歧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
 粗理者心大無鬲髆者心高鬲髆小短舉者心下鬲髆長者
 心堅○原刻作心下堅依甲乙經刪下字鬲髆弱小以薄者心脆鬲髆直下不
 舉者心端正鬲髆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粗
 理者肺大巨肩反膺咽喉者肺高○林億校甲乙經云反一作大合腋張脇
 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膺厚者肺端正
 膺偏竦者肺偏傾也○原刻膺誤作脇竦誤青色小理者肝
 小粗理者肝大廣胃反散者肝高合脇鬼散者肝下○甲乙經鬼作

腕
 胃脇好者肝堅脇骨弱者肝脆膺脇腹好相得者肝端正
○原刻膺下脫脇字依甲乙經補 脇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黃色小理者脾小
 粗理者脾大揭唇者脾高唇下縱者脾下唇堅者脾堅唇大
 而不堅者脾脆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舉者脾偏傾也黑
 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耳高者腎高○原刻耳高二字誤倒依甲乙經乙
 轉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
 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
 則病也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
 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
 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
 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

皆小者少病苦燥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
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
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
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盜不可以為人卒反覆言語也○原

誤作平依
甲乙經改

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荅曰肺合大腸大腸

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
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
應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
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
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
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

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
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脘堅大者胃厚肉脘糜者胃薄
肉脘小而糜者胃不堅肉脘不稱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約
不利肉脘不堅者胃緩肉脘無小裏累者胃急○甲乙經裏
作裏下同
肉脘多小裏累者胃結○原刻小誤作
少依甲乙經改胃結者上管約不利
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
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
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
三焦膀胱薄疎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
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
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荅曰視其外

正陽軟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為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為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五卷經脈篇內引此文知作制刺五藏外刺六府○經脈篇作內次五藏外別六府當以彼文為正審察衛氣為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輪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為下材者弗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為工不可以為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為王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

一倍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痺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取之分肉○原刻緊下行痛字依甲乙經刪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心主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陰二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二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痺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

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于中中有著血
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
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驗其藏
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
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
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甲乙經曰作用脈急則引脈大以
弱則欲安靜無勞用力也○原作用力無勞也依甲乙經乙轉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于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
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
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首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

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
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
極五藏安于胷中真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
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
也各出其部○原刻部上衍色字依甲乙經刪部骨陷者必不免于病矣其
部色乘襲者○原刻部色二字誤依甲乙經乙轉雖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
五色奈何○甲乙經云五官具五色何也視此文為備黃帝曰青黑為痛黃赤為

熱白為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
曰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沉者病益甚在中人迎
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
沉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沉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

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沉及人迎與寸口氣小
大等者病難已病在藏○原刻病下衍之字依甲乙沉而大

者易已小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

於寒氣口盛堅者傷於食○此下原刻有雷公曰以色言病

十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今依甲乙經移置于後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

目有所見志有所存○原刻誤作惡此陽氣之并可變而

已○自雷公曰病之益甚至此甲乙經別見經脈篇中以爲

黃帝岐伯問答按本篇皆言望色之法獨此節論切脈必

非一時之言蓋靈樞原本已有錯簡傳寫脫誤雷公曰小子

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濕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

常候關中薄澤為風沖濁為痺在地為厥此其常也各以其

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于

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

黃帝曰赤色出兩額大如母指者○甲乙經母作病雖小愈

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

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

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

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

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臍也面王以上者小腸

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字子處也○原刻脫字字依甲乙經補

後同字懷妊也字子處即子官顛者肩也顛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

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

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膝臏也此

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原刻此下有各有部分有雷公曰

以色言病之間甚柰何黃帝曰其色麗以明者為間。原刻

字依甲乙經補沉天者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

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

內部者。原刻其誤作也依甲乙經改與下文一例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部

走外部者。原刻脫兩部字依甲乙經補與上文一例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

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外者先治其陽後

治其陰。原刻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今依甲乙經刪改與上三句一例反者益甚。

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柰何至此原刻錯簡在其脈滑大以代之前依甲乙經移置此與下文正相接受用陰和

陽用陽和陰審明部分。原刻審誤作當依甲乙經改萬舉萬當能別左右

是謂大通。原刻作大道依甲乙經改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天謂

之良工沉濁為內浮澤為外。原刻作清黃赤為風青黑為痛

白為寒黃而膏潤為膿赤甚者為血痛甚為癰寒甚為皮不

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淺深察其澤天以觀成敗

察其散搏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于心以知往

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麗沉

天為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

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為應色皆如是男子色

在于面王為小腹痛下為卵痛其圓直為莖痛高為本下為

首狐疝癘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為膀胱字子處之病散

為痛搏為聚方圓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脈為淫有

潤如膏狀為暴食不潔左為左右為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

五

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赤○原脫赤字大如榆莢在面王為不月○原刻誤作不命藏青為肝赤為心白為肺黃為脾黑為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于少俞曰有人于此並行並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溫風○原刻溫作青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

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于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自篇首至此並與論勇無涉甲乙經以為黃帝問伯問若與十七卷賊風篇連合為一當得其真也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見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盼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

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
 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
 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
 衝直揚○原刻衝作衡今依馬元臺本前三焦理橫其心端
 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胃張肝舉而膽橫
 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
 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面不減陰陽相失其焦
 理縱腸弱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脇下空雖
 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胃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
 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
 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慄悍其入

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于胃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
 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腧第五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于背者歧伯曰

○原刻此下有

胃中大腧在脊骨之端九字依肺腧在三椎之傍

○原刻此下有

素問血氣形志篇注引此文刪心腧在五椎之傍

○原刻此下有

誤作問依素問血氣形志篇引此文改下並同肝腧

在七焦之間七

字依素問血氣形志篇注引此文刪問辭但言五藏之在九椎之傍脾腧在十一椎之傍腎腧在十四椎之傍皆挾

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

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

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

○傳甲乙經作

通須其火滅也自死出以火熾者其火燄其火燄其火燄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五靈樞卷第十五

音釋之則神氣五十一神氣五十一

禁服第四十八禁服第四十八

論勇第五十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挺黃帝問挺

黃帝問挺黃帝問挺

黃帝問挺黃帝問挺

黃帝問挺黃帝問挺

黃帝問挺黃帝問挺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六

衛氣第五十二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

而行化物者也行化二字原其氣內循于五藏原刻脫

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

于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

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

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

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實之堅

軟者原刻實誤作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

無惑于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膈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膈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上挾頰額也原刻脫上字依林鶴校甲乙經引此文改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四寸之中原刻前下衍上字依甲乙經刪標在背膈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臑內動脈也原刻脫脈字依甲乙經補手少陰之本

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膈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一

寸中標在腋下一寸也原刻下字誤重依甲乙經刪凡候此者下虛則厥

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實者絕而止之原刻實誤作

石依甲乙經改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胃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

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胃者止之膺與

背膈氣在腹者止之背膈與衝脈于膺左右之動脈者氣在

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針必先按

而久存之原刻久上誤衍在字又脈應于手乃刺而予之存之二字並依甲乙經刪補

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

也積不痛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疎密各不同其于針石火熯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勁○原刻誤作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針石之痛火熯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熯者何以知之少俞荅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熯黃帝曰其不耐針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針石之痛于火熯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黃帝問于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為基何立而為楯

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為基以父為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致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隊以長其膂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

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踈榮華稍落○原刻雜作類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注引此文改髮頰班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始枯故四肢不舉○原刻脫此五字被甲乙編補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悞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歧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實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

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

勿敢毀傷刺其已喪事必大昌故曰止王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大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吸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

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

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秬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

辛五菓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

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

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言

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秬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

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豬肉栗藿

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蔥五禁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

宜食甘秬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

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

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

色青至

此與素問藏氣法時論文同惟素問麻作小豆檢甲乙經亦作麻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六

音釋

正色音衛氣第五十二米對牛肉養氣心誠宜食黍羊肉

逆順第五十五

逢

切

大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七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

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

時欬陰股間寒足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

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歧伯

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皰皰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

厚按其腹皆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歧伯曰

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腸覃

何如歧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

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

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
 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何如歧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
 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為不寫蚘以留止日
 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
 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歧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甲乙經
 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按帝有石水之問而岐
伯無答蓋篇末有缺文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

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
 歧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
 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

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
 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
 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
 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母怵惕之志志上原
衍所字依
甲乙經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所因鬼神之事乎歧伯曰此
 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
 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
 曰其視而已者甲乙經視下
有由字下同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
 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視而已也

黃帝曰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痞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

腸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中者
 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
 之奈何伯高對曰積於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
 里與氣衝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二寸原注
季脇之下深一寸數
甲乙經亦有深字重者雖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
 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于伯
 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兩脅薄澤
 者甲乙經兩
肩下有間字病在皮膚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
 濡然者病在血氣林德被甲乙經云千金方作
脈按脈字似勝然下文亦作氣目色青黃
 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
 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肌肉有柱

血氣有輸林德被甲乙經云千金方有筋
有結按以上下文按之千金是骨有屬黃帝

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在于四肢原注肺在字
依甲乙經論肉

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在于

諸絡原注在亦作
輸依甲乙經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

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液而益腦髓者

也原注液誤作
益依甲乙經改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

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之

甲乙經小作
少二字古通甚者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下黃帝問于

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對

曰八年五十已上為老三十已上為壯原注三十誤作
二十依甲乙經十

八已上為少六歲已上為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相高

曰人有脂有膏有肉○原刻脂誤作肥依黃帝曰別此奈何

伯高曰膈肉堅一本云膈肉皮滿者脂○此脂字亦膈肉不堅

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

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

者熱粗理者寒○林德被甲乙經云少黃帝曰其肥瘦大小

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

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

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

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夫此別于衆人者也黃帝曰衆

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

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

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

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

雖脂不能大也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針為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

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為過針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

物大於天乎夫大子針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

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

唯針焉夫針之與五兵其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

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為癰疽

陰陽不暹而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針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

不能使化者為其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
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
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
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
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
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有形不予遭○原刻脫有
字依甲乙腕
補膿已成不予見為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
人弗使以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
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予
不以小針治乎○原刻等設在呼又不下衍道乎
三字甚為費解今據文義刪改岐伯曰以
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其功大以小治大者多害○原

刻脫其功大以小治大
者大字依甲乙細補之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鉞鋒之
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為黃
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為傷者○甲乙腕以
作已古字通其白眼青黑
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
肩項中不便是一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
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
○甲乙腕
一作脈小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
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洩血脫形其脈小動是四逆
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
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
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洩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胃

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針甚驗以配天地正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予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氣也氣也天下也胃之所由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止下有數乎岐伯

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輪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闕門而刺之者死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平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卷之三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針之論是謂九宜

宜之說蓋脫簡也

黃帝曰何謂五禁厥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三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蒼痺不移脘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甲乙經血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七

音釋

水脹第五十七

蒸枯公切

宵香切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腴谷朱切

玉版第六十

嘶西切

五禁第六十一

衄普回切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靈樞經卷之六

黃帝內經靈樞經卷第十八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

伯曰足陽明胃脈也○原刻是誤作是又脫陽字並依甲乙經補正胃為五藏六府

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

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

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出焉息下入焉伏○原刻出誤作入馬元臺以十分入分釋之真邪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

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

喪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

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

循眼系入絡腦出頤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
 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
 陽脈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
 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歧伯曰衝脈者十
 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
 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
 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筋注諸絡以溫足脛
 此脈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甲乙經營上下相
衛作衛氣
 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
 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歧伯曰夫四末
 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

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
 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按如環無端三句
解八卷脈度篇文

五味論第六十三

治病人而法胃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
 筋多食之令人癭臙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
 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
 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
 氣溫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
 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濡原刻誤在濡故甲乙經
作爽爽與濡古字通爽誤
 耳心得酸則縮縊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癭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黃帝曰臙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

少俞曰臟入于胃其氣上走申焦注于脈則血氣走之云脈者血之所走也血與臟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臟入而走血矣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黃帝之氣薰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腕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悅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

留于胃中甘者依甲乙無補今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則蟲動依藏木吹下同蟲動則令人悅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問陰陽之人何如原刻問誤作問伯高曰依文所引係二十卷通天篇文彼云少師而此云伯高張介賓疑伯高即少師然張仲景傷寒論序云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則伯高少師之為二人明矣疑經文有誤字檢甲乙經亦作少師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眾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

遵循而卻曰

○通補蓋即逆

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

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聲

○原刻聲異作彰又

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爲

依甲乙經刪改

而工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

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平背

○原刻脫平字

直身小手足好

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佻佻然夫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

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

○一日 鈇角

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

○一日

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枯枯然

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

赤帝其爲人赤色廣胸銳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

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身少信

○甲乙經

多慮見事

明好顏色心不喜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手

少陰核核然質微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

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怕怕然

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

○一日能

判徵之人

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美

肩背大腹美股脰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淨安

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

病生足太陰敦敦然

太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

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少
 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
 右足陽明陽明之不无无然。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
 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腫外
 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夏感而
 病生手太陰敦敦然大缺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
 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
 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小商之
 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巖巖然。水形之人比
 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廣頭。○原刻廣
 作廉廣
 經石 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

蓋欺絕人勢死能秋冬不能春夏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
 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顛顛然。小羽
 之人。○趙本
 作少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為人
 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極之為人比於左足太
 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
 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
 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
 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
 凡年忌下止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
 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
 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是謂年忌。黃帝

曰天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髯短○原刻多少無髯而吻多書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胛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善瘠○原刻肉下而平依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痺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善美長血多氣少則通善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鬚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痺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脛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

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原刻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腫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腫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髮美血少氣多則髮惡血氣皆少則無髮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膚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甲乙經按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多鬚○多上原行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

之有約乎岐伯曰美倉者是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氣血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道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才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滯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滯凝滯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行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甲乙經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卽而取之原作用而予之不可逆依用乙鑑改也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八

音釋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鈇大

惛他刀切

鮫交

肱杭切

瘰只玉切

大九 自新 文 雜

卷之二十五 第八十四

黃帝內經靈樞經卷第十九曰太辛和煉

五音與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

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

少徵與犬官調左手陽明上

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太陽下

夫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

衆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

桂羽與衆羽調右足太陽下

少宮與太宮調右足陽明下

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不

欽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不

欽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不

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大調不

手少陽藏心色赤味苦時夏

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大調不

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

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大調不

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

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

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

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大調不

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

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

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

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

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

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

判徵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

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

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

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

○判徵原作實判說見前卷陰陽二十五人篇

右微少徵質徵上微判徵

右角鈇角上角大角判角

右商少商鈇商上商左商

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宮

衆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鬢者無血氣乎歧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

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原刻腹下衍右字

依甲乙經刪會於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熟肉血獨盛

則滲灌皮膚○原刻滲灌誤作滲依甲乙經改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

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唇故鬢不生

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鬢不

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歧伯曰宦者去其宗

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膚口不榮故鬢不生黃帝

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鬢不生其故何也

歧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

唇口不榮故鬢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

月之光影音聲誠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

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

黑色者多血少氣美膚者太陽多血通髻極鬢者少陽多血

美鬢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

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

陰常多氣少血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自夫人之常

數以下與素問血氣形志論同惟厥陰六陰二句互異馬元臺謂當以素問為的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
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三部之氣
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
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
濕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
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
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素問上古天
云邪氣不得其
虛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
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

兩實相逢中人肉間○厥刺中作乘開作
豎並依申乙經改其中於虛邪也因

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

上下中外分為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

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

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

肌肉○甲乙經云其
痛作通其其痛之時息○甲乙經云其
病時痛時息大經乃代留而

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

輸之時六經不通○此下原刻有四腋
二字依甲乙經刪則肢節痛腰脊乃強

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

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實嚮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

不化多熱則漉出糜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

留着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脊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歧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臂手甲乙經作孽而緩不能拘積而止。○依甲乙經改故往來移行腸胃之外。○原刻外誤作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腹脹滿雷引。○原刻頰誤作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其著於緩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

狀其著於脊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脈者。○原刻輸下行之字依甲乙經補上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歧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止乃成積也。○原刻脫止字黃帝曰其成積奈何歧伯曰厥氣生足悅足悅生脛寒。○此句原脫足字依甲乙經補脛寒則血脈凝滯血脈凝滯則寒氣上入于腸胃入於腸胃則臙脹臙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

於寒若肉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甲乙經結作穴
穴溫氣不行凝結繃裏而不散津液滿滲○甲乙經結作穴
血滿滲作凝者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
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
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
曰善治之奈何岐伯若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
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甲乙經結作穴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針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
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針相逢或針以
出○下文以作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針而氣逆或數刺

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
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
人燭燭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
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
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
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
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針相
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淳澤滑利故針入而氣出
疾而相逢也黃帝曰針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
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
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

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改數刺乃知也黃帝曰針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取上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問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汗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守下管則腸胃充郭○原刻脫字下管三字依甲乙衛氣不營理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難成難成則下管約其難

在管內者沉而痛深

○原刻沉誤作卽依甲乙經改此沉字與下浮字為對文

其癰在外

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

其難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母過三行

察其沉浮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自度熱內邪氣益

衰大癰乃漬伍以麥藥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

鹹苦化○用乙經穀乃下矣

○依甲乙經改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依甲乙經改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

氣不行○原刻不誤作使音不彰願問其方少師答曰咽喉

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

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

之關也頰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
也故人之真洞涕出不收者頰頰不閉○原刻閉誤作開依甲乙經改分氣
失也是故脈小而薄○原刻而下有疾字因下則發氣疾其
開闔利其出氣易其脈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
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脈則脈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
開闔不致故無音○甲乙經云至其機弱黃帝曰刺之奈何
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為其血
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脈乃發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十九

音釋

黃帝曰... 岐伯曰... 天突... 脈乃發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洪亦

上膈第六十八

潰會

身伯

脈平一歲半死

不示其腫子可治也素問三部九候論半一瘦半五

黃帝問于伯高曰夫壯氣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者

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胃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

而行呼吸焉脈依甲乙經改營氣者必其津液注之於脈化

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

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

日行於陽夜行於陰當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

厥氣客於五藏原刻此下衍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

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踰滿原刻

依甲乙經改未卷大或論亦云陽氣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

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

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

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者也

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

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

小杯日三補益以知為度改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

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

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

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

有雷電人有音聾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
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
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
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
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膈地有十二
經水人有十三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
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
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
有脰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
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余願聞持針之
數內針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

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
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欬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
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針道畢矣黃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
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滲外屈上於本節之下。甲
乙外屈本內屈與諸陰絡。原刻諸陰二字誤。會於魚際數
指以下。例依甲乙經之轉。
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
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膈陰入腋下內屈走肺
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
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俠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
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

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臂中內絡于心包刻包原

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誤作肺後甲之經改藏本作脈

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

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輸

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輸者心不病乎原刻脫心字依甲乙經補又素問平人氣象

論注三邪九候論注並引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

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

如手厥陰心主之脈行也原刻厥陰作少陰甲乙經同然

此處復言少陰林億引銅人經作手厥陰必有所本今據以

正其誤手厥陰者包絡也故上文云論邪之在於心者皆

在於心之包絡故本論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循

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黃帝曰持針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

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

者久以持大以澇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察其本末

有熱者原刻有作尚又脫察字並依甲乙經補正病尚在其熱以衰者甲乙

字通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澇寒溫燥

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

知其寒熱痛痺黃帝曰持針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

針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

手循之無與肉果甲乙經果作裏此省文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甲乙經云邪真氣得居黃帝曰并

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
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
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
氣留于兩肘肝有邪其氣流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
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真氣之所
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經絡骨節
機關不得屈伸故病變也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
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
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

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
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
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
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抑而不發原
誤作和依也甲乙經改少陰之人小食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
見人有榮乃反愠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
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舉指不顧
是非為事如常自用品雖敗而常無悔常無二字原此太
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諛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宣原
刻誤作宜依甲乙經改好為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

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為懼懼無為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
 與時變化尊而謙謙卑而不諂原作尊則謙謙譚而是謂不治並依甲乙經改
 至治古之善用針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為之虛者補
 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
 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
 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
 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
 之人多陽而無陰原刻無誤作少依甲乙經改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
 其陽陽重脫者陽狂原刻無誤作狂依甲乙經改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
 少陽之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
 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

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
 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
 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
 相與母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荅曰衆人
 之屬不知五態之人者藏本知作如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
 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
 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黧黧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
 長大脰然未覆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
 固以陰賊立而躁險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
 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脰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
 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脅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

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翩翩然愉愉然

然。豆豉然。眾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三十人出。心氣之入其氣清。

不與邪客第七十一。不合外寒者。黃帝曰：「限虛之人。」

必與邪客第七十一。不合外寒者。黃帝曰：「限虛之人。」

通天第七十二。其氣出於心。心者。其氣也。人者。其氣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二十一。黃帝曰：「余聞九針于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

而論之，以為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謹。余請正其道。

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

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針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

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謀伐有過。

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

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肢絡，盡知其會，寒

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針刺道畢矣明於五輸
 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
 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
 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
 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
 道稀而疎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夫熱在上推而下之從
 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夫寒在外留而補之
 入於中者從合為之針所不為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
 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
 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
 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緊火之所治

原刻之字誤在治

下依甲乙不知所苦按此四字當在火之所治之上兩蹠之下男陽女陰

良工所禁原刻陽陰二字互讀依甲乙經改按八起脈度

經不當數者為絡故結絡堅緊而以火治之者男子必取陰

婦女子必取陽若誤施之是病在絡而反取其經謹按無

過矣又本篇多誤語鍼論畢矣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

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

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

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

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髮髯邪氣之中人也按二卷

病形篇邪氣作虛邪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邪氣藏府

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

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針也

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為所在徐疾之意所
 取之處寫必用方○原刻誤作員依甲乙經改與素問入正神明論合切而轉之其氣
 乃行疾入○原刻誤作而依甲乙經改徐出邪氣乃由伸而迎之遙大其
 充氣出乃疾補必用員○原刻誤作方依甲乙經改與素問入正神明論合外引其皮
 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
 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蓋其外門
 真氣乃存用針之要無忘其神雷公問於黃帝曰針論曰得
 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
 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
 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
 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

陰陽而兼諸方○素問金匱真言論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
 可使導引行氣疾苦言詭輕人者可使睡癱規病爪苦手毒
 為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為彰
 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
 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
 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素問靈樞經
 然夫論疾診尺第七十四○素問靈樞經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
 外知內為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澀肉之堅
 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
 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尺膚滑以淳澤

者風也。○原刻以誤作尺肉弱者解亦安臥脫肉者寒熱不

治。○原刻此下有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九字已見上文今依甲乙經刪尺膚濇者風痺也尺

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燥

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持之而熱者。○原刻持

甲乙經改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

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

腹熱肘後廉以下三四寸熱者。○原刻廉誤作脛依甲乙經改腸中有蟲掌

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

中有寒尺炬然熱入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惋

有加立死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

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診自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

而土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診寒熱赤脈上下至臍
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三
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自診寒熱至此與診齒齒
二十卷寒熱篇文同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甲乙經陽下有明字在左左熱在右右
熱在上上熱在上下下熱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
為久痺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而色微黃。○甲乙
經而作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澁
者不嗜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沉
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姪子嬰兒病其頭毛
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脈起者掣痛大便赤辦。○甲乙經
作青辦陰

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殄泄脈小手足溫者易已

○原刻者誤作亦依

甲乙經改又殄泄以下甲乙經凡兩見泄泄下補篇後小字作大不見泄病篇前小字作大兩處乘連必傳寫有誤字此經又並作小當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

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痺熱春傷於風夏生後

世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痲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是謂四時

之序也○自四時之變以下與素問同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二

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蔽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此

經字依趙本補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

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蔽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

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胷中憤贖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餽不得息

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黃帝曰其欬上氣窮詘胷痛者取之柰何岐伯曰取之廉

泉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二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夫

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針之極也

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卷猶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已刺邪字並依甲乙經刪補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針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言去爪經作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中之機，陰精之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垂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壘血道，不通，是不休原刻是字誤為日大二字。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鉞石所取形不可匿。

常不得蔽作裳古字通。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兩熱相搏原刻兩誤作內依甲乙經改於懷炭外，畏綿帛此下原刻行近字依甲乙經刪。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膝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噎，乾欲飲原刻噎乾二字誤例又欲作燥並依甲乙經改正。食不讓美，惡無此五字。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於其天府、大杼、三痛或依甲乙經改。又刺中膺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黃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解感。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

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在上在下在反在覆顛倒無
 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
 足陰陽平復用針若此疾於解感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
 室不敢妄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
 有持癰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
 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癰熱消
 滅腫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
 癰邪無迎隨易俗移性不得膿越道更行去其鄉○原刻起
字之誤也今不安處所乃散亡諸陰陽遇癰者○原刻起
依甲乙經改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日以示○原刻起
改之則甲乙經是也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剋其通針其邪肌肉

親○用乙經動作標通作道邪平有於字視之毋有反其真
又無親字按此處有脫誤不可強解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
 在迎之界遠近盡至不得外○原刻至平針其字象甲乙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滄○原刻誤作者
諒也邪去其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通辟門○甲乙經
熱消滅之謂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日以溫○原刻作脈依藏徐
有乎往徐來○甲乙經致其神門戶已開氣不分虛實得調真氣
○原刻誤作其存○原刻誤作其伯曰刺癰者用鈹針刺大者用鋒針刺小者用員利針○甲
依甲乙經改此節以瀉邪分存為謂刺熱者用鑱針刺寒者用毫針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
 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為解下有漸洳正生葦蒲此

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
 少汁人氣在外皮肩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
 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
 瀟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水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
 針者亦不能取四脈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即柔
 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入脈猶
 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筆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
 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
 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針之類在
 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宗氣者
之經亦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

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針者必
 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
 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
 實下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
 寫之此下甲乙經有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
 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谷乃止此所謂推
 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下於經絡者取之原
刻下誤作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偏身狂
依甲乙經改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
 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撻按頸動脈久持
 之卷而切之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煎熱去乃止此所謂推

而散之者也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癱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真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虛風也原作非實風又非虛風也按二居之鄉來為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則實風邪氣者虛風之賊之即正風明矣故依用乙經刪去四字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真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漚漸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為骨痺搏於筋則為筋攣搏於脈中則為血閉不通則為癱瘓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為熱陰勝者則為寒寒則真氣去去則虛虛則

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為痒留而不去為痺衛氣不行則為不仁虛邪徧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榮衛榮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爛肉腐肌為膿內傷骨為骨蝕原刻內傷骨三字有所疾前筋屈不得伸原誤重依甲乙經刪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為筋溜甲乙有所結經作瘡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為腸溜甲乙有所結經作瘡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有所結原刻有字上行氣歸已字依甲乙經刪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為膏癭以手按之堅有所結氣深中骨源刻脫氣字依甲乙經補下文有所結氣中於肉同氣

因於骨節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為骨疽有所結氣中於肉家
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為膿無熱則為肉疽凡此
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二十四

音釋

官能第七十三

出入之合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目窠

齟上音措窮思亦刺其四妙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漸洳上音潛下音如

草根相牽引兒

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
 以下行至附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
 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
 於目故為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
 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三周○原作人氣行三周與十分身
 於身依甲乙經改注
 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
 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
 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
 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
 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二○原刻誤作四今陽盡
 以算放正下同
 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

心注於肺肺注于肝肝注于脾脾復注於腎為周是故夜行
 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
 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十分身之二與
 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
 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甲乙經作
 無日已與以
古字其候氣而刺之奈何○原刻其誤作
 期作甲乙經改伯高曰分有多少
 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為紀以夜盡
 為始是故一旦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
 如是母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為紀而刺之謹候其
 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
 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

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於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少

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三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少半日之度也。原刻脫少字依甲乙經補少半日者四從房至畢一十四舍。原刻一誤作二依甲乙經分日之一也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亦十四舍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已上二十三字原刻並脫依甲乙經及素問八正神明論注引此文補日行一舍。原刻有半度週行四字不水下一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日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與陰分。原刻三陽下衍行字依甲乙經改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紛紛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合八風虛實邪正

立秋
坤
玄委

秋分
兌
倉果

立冬
乾
新洛

夏至
離
上天

招搖
中央

冬至
坎
叶

立夏
巽
陰洛

春分
震
倉門

立春
艮
天留

立秋二
玄委
西南方

秋分七
倉果
西方

立冬六
新洛
西北方

立夏四

陰洛

春分三

倉門

立春八

天留

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

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

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

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曰冬至矣

太一曰遊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

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

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

則多汗張介賓云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

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東太一

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

身本無字

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
 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從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
 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為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
 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自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
 後邪弗能害○然下原脫後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入徙立於
 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
 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其氣主為熱○原脫其字為字依
 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肉
○原作肌依素問脈要精微論注及移補變氣論注此交改其氣主為弱風從西方來名
 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為燥風從
 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

脈脈絕則溢○甲乙經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

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

其氣主為寒風從東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

腸外在於兩脇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

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為濕○原刻為下衍

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

○原作外在於肌內依甲乙經改與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

素問脈要精微論注外此文合

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為暴病卒死兩實一虛

○甲乙經作病則為淋露寒熱犯其兩濕之地則為痿故聖

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為擊仆偏
 枯矣

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為之治鍼必簡其身而員其末冷
 無得傷肉分則邪氣得竭○原刻則上行傷字又脫三者人邪字並依甲乙經刪補
 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為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員其
 末冷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
 四時八風之客於經絡之中為痼病者也○原刻痼作痼依甲乙經改與下文
 合故為之治鍼必簡其身而鋒其末冷可以寫熱出血而痼
 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陽別寒與熱
 爭兩氣相搏合為癰膿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
 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
 邪客於經絡而為暴痺者也故為之治鍼必令尖如釐且圓
 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

客於經舍於絡而為痛痺者也○原刻絡上行經字又而為痛痺四字誤在舍字上並依
甲乙經故為之治針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
改正氣因之真邪俱往由針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
 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傷人○原刻風下行八風二字依甲乙經刪內舍於骨解
 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針必長其身鋒其末
 可以取深邪遠痺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
 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潤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故
 為之治針令尖如挺○原刻尖字誤分為小大二字今依體本其鋒微員以取大
 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針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
 一曰鑱針者取法於中針去末半寸○原刻作寸半卒銳之依甲乙經乙韓
 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針取法於絮針其鋒如

卯○此四字原作簡其身而與其鋒按簡其身長一寸六分
已見上文卯其鋒亦不成語故依甲乙經改
 主治分肉間氣○此四字三曰鍤針取法於黍粟之銳長三寸半主按
 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針取法於絮針其刃三隅○此四字
身鋒其末六字已見上文且以甲乙長一寸六分主窩熱出
經校之不應遺此四字今正其誤
 血○原刻寫誤作五曰鈹針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
依上文改
 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針取法於菴針微大其末
 反小其身○按上文云且圓且銳中身微大與此文今可深
正相反甲乙經亦兩說並存益不可定
 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痺者也七曰毫針取法於毫毛長
 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痺在絡者也八曰長針取法於綦針長
 七寸主取深邪遠痺者也九曰大針取法於鋒針其鋒微員
 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針形畢矣此九針大小長

短法也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
 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巳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
 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巳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
 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巳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
 立冬其日戊戌巳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腑膈下
 五藏應中州其大禁○此二字原刻誤太一所在之日及諸
重依甲乙經刪
 戊巳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
 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
 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
 熨引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
 喝○此字誤當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
依素問作噎

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此句有脫字當依素問云是與素問血氣形志篇同。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六府氣膽為怒胃為噦逆噦大腸小腸為泄膀胱不約為遺溺下焦溢為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藏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氣所惡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

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素問五裁作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五裁無末四句陰病發於氣。原刻陰病作以味不可通馬元臺本竟依素問改作陰病發於肉又以武斷今氣字仍从原文主血者心為陽中之陽主氣者肺為陽中之陰故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氣或不與素問同也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邪入於陽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血痺邪入於陽轉則為癩疾邪入於陰轉則為瘡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喜怒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按素問無精字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自五藏氣至此與素問宣明五氣篇同陽明多血多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按素問作厥陰多血少氣少血檢素問與此文同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

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厥陰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為表裏少陽心主為表裏太陽少陰為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自陽明多氣多血至此與素問血氣形志篇同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循督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

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內

按素問二十一作二十五二十二作三十六檢甲乙經

與此注於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

其病稍益

此句有誤素問云故作日益早也

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積積而作焉黃帝

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

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

素問云衛氣之所

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

此下原刻符風無常府衛氣之所

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

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

也帝曰善

自篇首至此與素問論文同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

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入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疾○原刻誤作病其病人也卒暴因依甲乙經改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故常有時也○甲乙經故亦因二字通原刻上有其字依甲乙經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卻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靡理薄○甲乙經無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

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粗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原刻此下有黃帝曰願聞歲之三字全缺夫義則去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日太而直於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

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兩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西北風行○原刻脫西字依甲乙經補民病死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

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風饑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痛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痺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第二十三

音釋

九針論第七十八

篇音

鍡針音

巾針一本作布針

五走

音炭

五裁

素問作五禁

歲露第七十九

理郟

乞逆切

靈樞經卷二十三

黃帝問曰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
則感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
博獨眩被髮長跪俯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止
原
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氣皆上注於
之精為其絡
○二字原刻誤例又衍
精為約束裹擷筋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腦後
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
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

黃帝內經靈樞經卷第二十四

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上於清冷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
則感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
博獨眩被髮長跪俯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止
原
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氣皆上注於
之精為其絡
○二字原刻誤例又衍
精為約束裹擷筋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腦後
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
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

轉矣邪中其精

○原刻脫中字
依甲乙經補

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

精散則視歧視歧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

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

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

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精亂而不轉

○原刻
脫分字

依甲乙經補按史釋有神

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

得故曰惑也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

則復余唯獨為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歧伯曰不然也心有

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

故閒者為迷

○原刻問誤作
開依甲乙經改

甚者為惑黃帝曰人之善忘者

何氣使然歧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

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黃帝曰人之善飢

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歧伯曰精氣並於脾熱氣留於胃胃

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飢胃氣逆上則胃脘塞

○原刻誤作寒
依甲乙經改

故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

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蹠盛

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而目不得視

者何氣使然歧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

氣盛陰氣盛則陰蹠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黃

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

○甲乙經
作濕下同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分肉

不解則其行遲

○則字原在分肉不解
之上今按文義移置此夫衛氣者晝日常行

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入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歧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歧伯曰先其臧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甲乙注穀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

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充滿溢乃注於絡脈絡脈皆盈原
初絡脈二字不重依甲乙經補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實去虛從實原刻誤作後虛依甲乙經改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或有遠近依甲乙經補何以度之可得聞乎歧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莖不成甲乙經
強作黃二十卷邪客篇亦云地有草莖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原刻此下衍則字依甲乙經刪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

血泣血立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
 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
 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
 不相榮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
 疽之形與忌曰名岐伯曰癰發於嗔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
 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則合家膏冷食
 三日而已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狀大以赤黑○原刻狀誤作
瘰與疽之別篇未明言之矣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
 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爍其
 色不樂腦項痛如刺以針○原刻項痛下論又煩心者
 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臑名曰疰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

汗出至足不書五藏癰發四五日違病之○甲乙經發於腋
 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踈砭之謹以豕
 膏六日已勿裏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挾癰急治之發
 於臂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大腹不治
 七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誠難常苦寒
 熱急治之去其寒熱不急治○原刻脫此三字十歲死死後出
 膿發於脇名曰敗疽敗疽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
 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劉陵薤草根及赤松子根
○原刻脫此五字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取三升則
 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
 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甲乙經發

並有之而王注亦兩引之未必指靈樞爲鍼經也館閣書目云黃帝鍼經九卷八十一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爲首靈樞以精氣爲首間有詳略林億校甲乙經序云黃帝內經十八卷鍼經三卷最出遠古二說皆別鍼經於靈樞之外而卷數又不同今靈樞以九鍼十二原爲首無所謂精氣篇者又與館閣書目不合古書傳寫已久愈遠而愈失其真類若斯矣林億校素問凡經注與靈樞同者多引甲乙經之文於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至此乃靈樞之文誤置於斯仍少心脾腎氣盛所夢今具甲乙經中於八正神明論云周天二十八宿至日行二十八宿也本靈樞文具具甲乙經中於至真要大論云論言至日平本靈樞經之

文今出甲乙經三處皆明言靈樞而仍引甲乙經爲證非以其所見之靈樞脫誤甚多而不可讀耶至紹興中史崧進靈樞經二十四卷自稱家藏舊本蓋史氏得不全之書而釐析增益復爲八十一篇又非林氏所見之本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注引靈樞經持鍼縱捨論云少陰無輸心不病乎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今此文見邪客篇中不名持鍼縱捨其證一也素問運氣入式論與引靈樞經云太一者水尊號先天地之母後萬物之源今靈樞無此文其證二也虞氏難經注引靈樞病總曰凡五泄者春傷於風寒邪留連乃爲洞泄今靈樞無病總篇惟論疾診尺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游其證三也反覆尋究今本之非古

書無疑惟是今本之文多出於甲乙經而甲乙經本取素問
鍼經明堂三部之書分類編次則與鑿空僞撰者迥不相同
且今甲乙經亦多脫誤如鍼道篇知其所苦上脫去三百餘
字而靈樞官能篇具有之餘亦互有得失用以校勘裨益宏
多

提要謂其書雖僞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原本可謂持平
之論或竟以爲王冰所僞撰則考之未審也今最舊惟史秘
本已多脫文論字馬元臺張介賓輩雖尊信是書好以意改
竄又不曉古人轉注假借之法望文生義句讀之未能通而
強言訓詁議論愈多經旨愈晦余甚爲斯道憂之癸巳冬與
尙之商推疑義取甲乙經與是書互相考校參以諸書所引

擇善而從仍一一注明於本句之下以存其善其諸家誤讀
誤改之處概置弗論非特不勝辨抑亦不足辨耳史氏音釋
甚爲疎略間有一二足以正今本之誤者仍附卷末以備考
顧君博極羣書兼通醫理其所更正助我爲多焉甲午首夏
錢熙祚錫之甫識

素問靈樞二書 先君子蓋嘗校正擬刊入守山閣叢書
旣寫定矣以卷帙稍繁兼未得見宋刊本爲歎壬寅冬借
元妙觀道藏本校閱間有異同絕無勝處遂置之閒歲以
來不肖兄弟承 遺命補刊指海旣竣次及是稿泣念

先君子數載苦心當大有裨益於世不忍聽其湮沒因商
之張君嘯山覆校付梓一以竟 先君子未竟之緒一以

